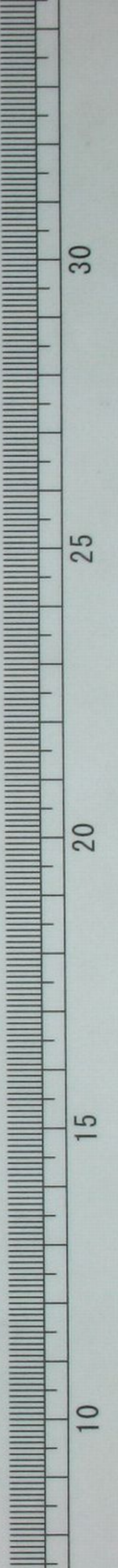


江戸繁昌記

四篇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63
4





江戶繁昌記四編

靜軒居士著



予嘗謂孔子脩春秋一字一哭老子述道德一字一
 憤孟子則一章一嘆莊子則一篇一笑離騷亦一哭
 筆太玄亦一嘆墨韓柳之墨李杜之筆亦皆莫弗為
 一憤一嘆矣則後之讀之者亦孰弗一憤一嘆焉雖
 然乎讀者為得如作者自嘆自憤則讀其書而知其
 人焉能悉豈止不悉或誣焉是以讀老子者謂偏說
 無是未知老子之意也讀孟子者謂或戾經是未知
 孟子之時也以大瓠朝莊子亦未知周言者也以滄
 浪論屈子亦未知平地者也然則聖人而知聖人賢

人而知賢人，莊周而知周，屈平而知平，然則知我者，吾而已。人莫我知，我奚恨哉？繁昌記第三篇者，亦予獲麟絕筆也。乃嘆曰：罪我者其唯斯篇乎？誓不復操此謔筆。然而數月之支已盡，七日之飢又來。於是乎大哭，孰憐食誓支，飢倚馬筆為米，驅一字一哭四篇立成。可嘆矣！謔謔之訕遂不遑，辭嗟夫聖賢而知聖賢，靜軒而知靜軒，我奚恨哉！

假宅

吉原於日本也可謂昇平樂國中之一大樂天。慾求仙都內之最上仙洞，長生方法蓋出斯洞不死藥種。

1863-4

何求乎海天保乙未正月廿九夜雲淡風靜一刻未

至千金天上五街已着三分春色解語之花自然覺

新不言之花何恨未植三月十日此間常例放參亥柝柝打更打更

月但聞唾壺擊憤有心哉擊擊手廁衾淨手之响耳耳新洞

房賓主未眠低々說密々欺殘樽未潤乾香猶香妓

擁火桶置鍋煨羹使紙當扇撲々有聲烏玉滾紅獸

炭吐香即抱膝沈吟道日光易流榮華難常憶去

年來月大災二月背烟遠買林人造化高賈三倍次雜

采更占利必不受命而貨殖焉是我親卿因緣巧由競豪化時

此亦常例是夕八開卷此亦常例是夕八開卷

極奢燈節七月何思全盛早逝奇福隨來財買米
却遇豐年今之高貴三王之罪人也且歲晚催火數庫以未
周噫巨資索噫已共通街地券且奪人怨言
痛哉一切什具湊送典舖上着地注遠為天竺浪
人賃居寄脚且送蟄虫世涯抑苦抑苦噫我福低鄉
之薄命今則連鴛兒了鬢恩波衣着並辨於鄉手噫
梅花苦操却是春寒粟肌我慚我慚說了泣一暗
暗飲淚故意含西道愚狀休說言之何益推君流落
原出於妾究竟原委一條清濁有時一人一身已欲
何立差別哉志之不遂唯有死耳借遣富豪贖紅袍

翠裾象著金碗呼大人尊姐不欲伴拙夫眠情願只
望自親朝晚操汲提鍋有熱論炊米春秋謀史衣是
甘是樂黃也勿復言勿復言時羹定四箸共一鍋
已飽已醉愁悶掃除即揚眉道諺所謂臥侯果報木
必一生做箇苦景湯鳴六百而中千金可得安
知死灰不復燃幸少得意因屏迹墨水買一庭園構
一茶寮並棲偕老優游卒歲雙蝶睡花鴛鴦顧波水
語當年長談今日妓屈指道筭來放期已縮不贖
亦脫登門有日遂非池中物記十二年前安甫七歲
始帶陷泥適當假館繫昌不如今漸寂寞該言遇火

暴富

抄凡物經火則生金此言蓋此理

斯七久無災或有却好庶幾火復發

言未畢，析声急飛，吐報涌街火起，吶喊翻海，鐘鼓驚天，蝴蝶夢遽愕，海棠睡安熟，鳳倒時鮮，頸鸞翻處分，翼衣不及，帶履豈及，門四散五走，七轉八倒，恰是万樹花爛，飄於顛風，百群鷗輕起，於狂瀾西施脫，姑蘇軍揚妃迷，馬嵬寵想見，三千妃嬪逃，阿房烟數百，勝放十氏閣，兵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脱兔，如奴會焉，聞初司氏經營法，例八陣五街，達十字九通往，而如復入，竟難出，門北開溝，梁，此言流賊乃板橋，吊溝以備，不虞便，吊橋發於火，妓等惶惑，向溝誤，步

桃花流水，蓮華後，泥人神隔烟，喚小妹，橫婆踏火，導了兒，兒嬰々，川若不復，如平生，喚對門人聲也，听謂一炬焦上，可憐，憐息州，白千紅樓，一掃，掃灰，假宅，繁昌於焉，乎在

筑波峯，白野，雲會，瞻殘魚，細江風尚，令禹廟，鑽水遊舫，翠繫，翠寺，孕春梅，花始香，距墨田川，可數百步，一箇村莊，某氏，別業，竹樹綠，密自然成，籬井泉，王溢自由通，池間得，婉轉，声新，鷺渡春，數了兒，相招，閃出，左顧右，焉，躊躇，號，篁，一了兒，及辱，道可恨，汝高言封了，那音去，此住，假寓自異，本館，喚人應，車高調，何

須一兒豎眉道汝展音急叱曷却責我紫南夕孰

爭不已忽聞鶯兒唱道兒等錯認一閃無影真是

鶴喚一聲群雀收噪到了那

角枕夢回梅送暗香銀燭火軟瓶起幽声蘭房晝靜

蕙帳春暖一位名姝方始起身海棠抹紅睡思未消

牡丹迎烟嬌容猶懶梳洗了鬢篁錦燭繡奉盥漱

已茶已飯恰報蘭湯已薰珠起身臨浴磨礪理玉錦

給拭光粉粉珠梳翠鬟去點雲盈手握

餘魚地酥雨滿梅香滴衣分得鏡中面輝妍相照

形影爭真可謂梅花描月蓮華何水兒捧金筒供烟

朱唇一吹嬌面乍迷真是晚烟遮疎影曉鶯爭潤香

紅粉勾施說粧始新恰好反箒烟尾仗起更忍有

小妓等搬贈什物色々又陳又實金山地華章川

至跪道君某即某使者並言聊候災衣世此姝

夕點頭令收納去怒報師匪在門姝命兒向案上

點書冊理筆砚了兒未迎師人早至此盞頭道

祝々大娘足下無恙逃火就此閑殿泉石土色福及

池魚願謂子路曰取姝微笑道脫命為幸他不足為非那

火為得這閑富貴侍講於靜僻却是不勝幸會某

至声高辨捷仰身并使半言顧師人道某問

如何小可先火起一箇時辰舟行陪官送到方在設
方纔賜告顧時看北天烟起紅炎看漲鉛情社安到
則已焦如小可家原來箇小燧匣一煽付空者々灰
飛灰飛蝶驚人不知先何如師大笑早着了兒排一
酒肉諸諛會謝醉而去

夕陽西見松移靜影野寺鐘動烟染長堤姝待約間
倚案弄筆情流賦就令兒磨芳墨展花箋一氣掃破
雲吐烟生詩云

睡起鉤簾日欲沈當檐寶塔出蒲葦金龍山隔墨河
近坐絳前頭觀世音

坐絳前頭觀世音為憐罪業深慈悲何使從即
太古此幽清亦素琴

書畢更估新詞把琴舒款纖情輕下佛歷銷然詞云
深院靜鳥声幽不似街塵車馬流日長瓶成人未過
孤琴低理遣閑愁

双々蝶過憶情印簾外風微庭草芳新燕尋柳鏡畫
飛欲夕陽復向鸞臺整晚粧

春色々々惱得幽人惱得後來花月多思月上簾花
影移移影々々春惱得人思水

宮羽穩叶詞意清妍得中散遺音弄伯牙妙巧香渺

凄婉商調入破。如若人言語時聞。雁聲遠々高低下。
雲蓋不堪清怨也。殊停手傾耳。而雁聲早落。門前莊
內頓生一段春佳人。不用詠秋病。

好異好奇。人情自然。聞火心已。焚望烟神早馳。乃至
狎客親人。走信訪恙。踐燼爭先。趨灰恐後。私覲有禮
役志。于享小年狂。大年從。亦頗与祭禮節。同樣同趣。
且其破格求活勢。不得不然者。亦有為假宅之章。西
自本願寺傍始之。旧原坊廣。小路至雷神門而絕。而
東續之。丁花川。戶樓榭。漸漸盛。縱草橫萊。斜達曲
苑。北到今片橋而止。為五街散為十三所。品流無次。

大小雜居。鏡樓真住。其枕墨水。水碧紅欄。注射發揮。
真個龍宮。湧蓬嶋浮。洛神手招。相妃目挑。水路之便。
為港。况草之初遇。東岸花開。呼吸通芳。花
花對觀。花瓜觀花。醉花人醉。花掉於花。葉花
馬策於花。痴蝶也。愚蜂也。莫弗風顛乎。花莫弗狂奔
乎。花雲山道人。有詩云。翠閣紅樓連水涯。少年遊冶
競豪奢。嬌葩妖草。春多少。誰賞長堤十里。花風光可
想。九十春光。花謝未久。三伏夏令。世已尋涼。東橋
拂人影。跨波。墨水夜深。櫓聲凌虛。剗岸。遠簇花。是
益艷。西瓜皮翻空。砂糖水傾。雨。天早。屬悲秋。然此

無秋掉月舟亦掉於花趣堂道人詩云繁絲嬌曲
江頭又方假虎邱開却金龍山月媚娥幾
現紅樓絲竹沸騰肉屏圍繞綾瀨上吟秋而無戶
白髭神曉雪冬而不寒假宅限以十月蓋舊例也謫
居有期洞天復新仙妃辭塵假歸于真新宅繁昌可
知可想

仙家逃洞假寓剽術往來顧盼眼炫脚躓僧微笑逼
非因拈花士欺策曰馬不進也貴人在輿亦不得不
內顧命婦孀人微行取觀况妻况妾至蟻群農推
商推與觀之似車馬不能衝圍行人就囚

者多問何如就囚曰下品家為要強也要強者謂之
引手捉祛執帶諄々誘惑々勸其已甚者終手奪足
兼而抱上言請喫茶去食烟去兒早供茶快奉火妓
便奔把手不待其聘已過仲春道酌一盃去生口道既見
虜又何言腰下些盤纏和囊獻之伏望姐々大恩救
生命生前年隨母遊江戶不幸母病遂斃
客舍道途遼遠不能歸葬殯廣德寺而去今乃奔忌
伴奠臨行家嚴誡曰聞客冬吉原火想今假宅汝如
出其途須戒要強中道速趨主一無適勿以誤顧盼
然而生訓誨不奉戒慎不至雖心非其心狠頓豎行

海虎視

脚少施眼少

道心惟微斜

早被那夥活捉

衆期有

日豈忍飲酒水裏小八因泣下

大家則並放下簾箔不欲自銜韜玉待賈護花怕風
或聞其聲不見其形恰是柳堤烟淡深藏鴛羽梅村
水隔時送暗香醉客望門牆欲問梅樓丁遮闌道謝
謝今日賓滿親狎以外一切拜謝請快去客慨然作
色道何道理如何遮汝疑我乎僕某藩人氏去冬奉
府以還職勢紛冗不得寸暇今日方纔得閒而大
美行樂散鬱酣眠尋夢待聘某在十金備音
若曷不認這兩刀視人開某在此若盲某在丁搔首道

實不瞞官等說賓盈席縮奈莫個娘可奉陪話請謝
問鄰家客喝道若何等不敬我問鄰曷待指南僕生
來點未受屈首若如何把我辱倒公且吉原是公花
街汝公賣我公買何着一句丁道我公賣固是未知
官等公買亦是否無事則己万惹利害豈莫誤官等
曷不自認兩刀視刀開口客喫理碎塞搔首道是々
顧是顧是謝汝忠信今日只今如欠君忠僕恐誤半
世感々請由是去前言失敬庶不係思
綠陰先生江頭春詞十首鈔其二證繁華詩云嬌
艷李錦成陳風暖江頭種々春蝶使蜂媒栖不定願

翻戀着看花人

簾上鉤時日脚收燭籠伴客過橋頭了髮來報劉郎
至歌吹洶々動玉樓

村婆連臂佇立樓外一婆道阿呀這箇真是生活舞
樣本邦呼小偶如
謂雜樣舞可謂辨財天消魂々々一婆指着道那位

大娘豈不似吾保正殿娘樣殿樣舞等
比樣舞等這座小娘寸分

不異於毛野村六助先妻實々剖瓜為二一婆道昨

日拳螺堂所拜觀音樣並悉立今仰活觀音樣並皆

座且連座模樣与昨謁五百羅漢樣一樣亦似數北

一連指點低聲道那個甚肥這個甚瘦彼此調合便

好取那肩與這目亦一穩當拔這鼻種那口亦一全

美右座一位半面朝壁蓋眇一眼左座一位頸粉濃

塗必定抹痣方樓一色大約伯仲亦難為挑亦難為

李個出色亦沒見如何使老奴顛若是作者代老奴

道孔子登東山小魯歸家見老婆些顏色沒有不唯

我已略觀世間亦然大約伯仲試舉此廁彼亦沒

有

那一邊擊節高歌光頭數箇手舞足蹈所謂住吉舞

是也詳于太
平志箇一邊播鼓彈絃狙公使狙也他百般演

戲往回售伎際晚始散天已暗各樓々疏外焰毬燈

疏內燒華燭，五星一連光明燄，晝可謂不夜城，或是
水晶宮，蕩子少年，朝弄紛謔，攀疏挑之夜間，尤多叫
道，那位上頭嚴曷若此，請少解嚴微，晒何費上頭々
々，汝如微笑，我與買錫，那緋衣上頭想汝前生，果是
半田縮荷僧着赤衣中執赤幟，道路售舞世謂之半田，猶荷半田地，名縮荷，櫻神世言櫻祠，狐依。狐媚想巧，否則
達广大師俗間大師，像皆緋衣。苦界十年，本來無一文，作癡生々
々，緋衣上座，汝每々磴茶效不遇聘坐肆，守夜謂之磁茶。側微可憐，早晚
我把汝登用，因叩汝能辨得，禮錢否，千請萬請，此為
第一義，我有吉欠錢亦已，汝言守道亦已，枉尺直尋，
汝豈無意錦襖首座，汝莊以臨之，何其然，帝却想君

子者乎，色莊者乎，面良雖莊，胸腹無墨，地位雖高，丹
田無毛，汝三十字札簡能自草得麼，一部大學能會
得麼，千媚万佞，唯是冷態惑世，錦衣駭愚，暗夜滿客
白日驕人，醜々何上頭，何上座，借人手為字，請人口，
作詩射利，不足更名，是繳此座可惜妓曰公賣，大醉耶。如古妓高
尾揚卷等，而真上頭此座，可容高尾茂封侯，揚卷罵
伊久院本，西語，千金人氏。千載美談，一代龜鑑，綠裳上頭，汝謂汝
落媚，汝為那郎，汝年自鬻典衣，及禪却是那，
奪汝與他，汝何不悟，真倒妓真落媚，作者曰，古原言
語古今一口，其于世異者，固人所不能知，而且

行其間近日時言謂戀曰落謂好曰大嬉妓受客騙
曰倒客避妓怨曰鼻撮因嘆予亦落儒何戀戀聖人
何好好讀書沒年自鬻典衣及禪雖戀聖人實行未
立雖好讀書經義未明被避於國見忌於俗亦鼻撮
爾亦鼻撮爾噫

一人道那位眉目位置均適十分出色猶何他讓上
座一叟道開門見山安悉其幽此位原不容易肌膚
白而光滑眼則黑白分明懸鼻脩耳髮玄而長朱唇
皎齒眉濃而曲有殺腰細手嫩指纖足小若無骨體
具不可增減加之以態識見高伎藝精然而上頭可

稱猶武仲之智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可以為成
人一般有宋朝之美無祝鮀之佞善美未盡溫而勵
威而不猛此是態度小子記之

聞今日冶遊少年輩踏新桐屐不得以為辱以故其
製精良大幾如沮且多為兩頭袋盛碎銀子繫紱貼
肉一體為風乃得二絕云有約不來過晚天江風吹
悶倚欄邊碎銀盛贈雙頭袋或恐蕭郎欠展錢開
來時憂々鳴斬新沮大踏為榮華燈暗處珠簾動早
有阿娘知履聲

假館挾隘比之本館十居一然遊客狂奔比之常時

一加之上，是以屏障畫席，衆客混夢俗謂之。書床管
氏割席同榻，戴氏重席異趣。如過和氏，專坐或引嚴
氏之足，右屏內妓道自，避迨適願來，或有為不鳴日
莫夜不夢君恨，不為連理木，夕君並茂恨，不為比翼
鳥，与君共棲，願為影依形，君東則妾亦東，西則亦西，
願為意隨心，君樂則妾亦樂，哀則亦哀，願為領接君
髭，願為薇纏君踵，如自情為帶繫腰，願為彈貼臍
之願，妾是之願，然或聞君別園尋春，落花委泥，為係
秋風，誠然妾死，凡桃色薄，夏深實熟，如自情望君舍色，取
實牡丹姿艷，春晚空枝，願不更故，飲戲假泣，把玄髻

置他膝上，此膝着也運指送唾上，唾自思鼻為之阻，
薰得膏香衝鼻，客不覺，下軟手撫脊，道吾娘曷
遽為此言，吓不悉此事，或有交遊為誘，天神臨頂，誓
非僕肯聞，士為悅已者，死，斯人而僕亦將為娘死，何奈
如負之士，沒二言愧，箇腰刀，割雜何願揚眉安眠，妓朝
眉道誠然哉，心肝可愛
左屏裏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却是堪麥飯否，妓
道何不堪，奴家原生都下，性惡喧雜，安心唯期，庶老
畎畝，奴家叔母亦嫁在田舍，太江戸十數里，奴家幼
時寄食，記得春則野采紫葳水，澆香魚，秋而山尋黃

草林打熟柿，螢落涼園。團扇趁流，雪壓寒篁。蓬窗上
峰團藥擁，紅爐情話負。薰暖煨栗，聞烟香。炙肉烹火，
軟白雲無心，幽禽有情。田家福村野，興真閑清真安。
心不唯此已。江戶多災，入冬便發。東火西烟，又鼓又
鐘安眠，不得一歲居。半去年，那災奴家。家初馬喰坊，
而延燒。豈寓卷坊。在日本橋南席未暖，當夜復煨。遂賃京橋
竈未炊。間一日又灰。數日間三遇火。焦髮爛手，脫身
為幸。什具衣著，莫存豈不苦。聞如王鄉，雖鄙亦一
都會。自由自在，不甚異。江戶客道，殆然且祭禮盛。遠
近所無，例屬如山。數日演戲，鼓手吹口，並取傭。江戶

予亦妙年掌扮，棚丸。院本天神記，可謂
菅公衛士容冶伎熟，自盡一場。
言今度櫻丸優梅，幸宗族稱奇。鄉黨稱妙，迄今為口。
寶頃木挽坊，觀秀朝酌升等，所為真兒戲。場妓道奴
家小少堂，任和泉坊。在東以故與，叢助。今三津
五中松之助。今繁
若
源平。今約照世。今百等識西河岸也。地載
此藥研堀也。不動
尊每每
見提往賽，聞今皆名善為家。却顧奴家身，沈此苦海
未遇人網，中流之舟。詭身無岸，忽聞枕頭有人微吟
詞云：短艇不維，潮落遲。芦花深處，任風吹。醉歸撐取
向前岸，方是漁翁試夢時。又歌云：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前屏間妓道所唱不識何咒所挾不知何簿客哂道
卿不學何甚這箇白氏長恨不佞亦要與卿如是卿
肯否這本韻府日用難欠這冊鈔錄緊要物件今世
不尚實行博識為主考證穿鑿巧屬辭賦此為學者
乃不佞亦將以此為射祿釣官捷徑嫁名娶利方便
掉三寸舌揮一本筆早晚我將為黑頭公思卿堪夫
人未然此是遠到未可邊期目今可期有々近貨當
路家某託散口周旋米此託十分可期即日得報
先送數金壽卿決不食言卿若謀異時榮庶幾不厭

今貧窶聞卿放期亦近豈不好時節糟糠妻不下堂
長卿青雲卿勿慮白頭且卿原長烟花後來無嗣然
是固其理安例置七太中万不幸壞那期誤這到從
卿四方安心一所擇地立命交頸偕老我以村夫子
終卿亦配食卿先祠中妓收襟道胡說休費何等醜
耻婢今雖賤非生為之婢父親亦某一藩士以道去
國求志老家婢不幸幼見背遂墜此火坑家慈在時
兒亦略受誨膝下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裁又曰得之
不得曰有命若向言貨某請訖何等不學曷不自愧
之甚若論語亦未會得守死善道世借不尚實行何

如隨世上下博識為主巧屬辭賦於道何乎若狗若豕不堪受汝施恨割席無地聽得後遠有聲南無阿彌陀佛

後屏有客孤臥無聊又欠又伸安眠不得右屏之啼衝心左屏之笑聒耳枕聲送急紙聲洩微前後攪睡夢魂幾驚聞得前屏間妓猛陳道義因照身陰慚也汗出也背刺浩嘆道南無々々具體徒押淨財金盡乃至先師所貽祠堂金今不復存一銖迷矣々々綿畏火丸悔々悔々併失衣裏珠那魔早察我金身冷已轉了法華始知從前說法盡屬方便南無々々阿

轉多羅三娘三菩提

當中一客被酒已僵醉氣勃々如何眠得醉語高低忽怒忽笑時發許邪聲妓掩他口道四方八面莫不為賓汝少爲意請一睡解醒便把衾被之連頭掩得客爭擘欲撒醉力不勝衾內有聲低而遠道佳々眠但欲一盃請命一箇肉妓極力壓了道汝愚爲何時辰天向曉草亦眠甚處命肉誰遣令酒弟眠々々客道諾々曉得獨奈小便臨淵須更爲禪妓不得已衾扶起客便浪踰欲出然屏障爲圍左衝右觸手沒所下足沒所投困得腹急喝道叱如何把我置獄叱

汝畜生汝欲我負扑乎我生正直接羊未嘗叫慕未
曾叱不祥何為這凶模樣早飛一脚左右倒屏恰是
騰瀾倒山魚龍躍空猛林驚秋鳥雀翻風皆以為火
發姉妹叫喚衆客相踐

鵬之徙於南也万里而足以運身鳩之槍榆枋也一
朝而足畢志此大小之辨勢不得不然也豈大特好
大小特好小之所為乎國而家而於人於事亦然其
殊之之異為之乎不得已勢爾矣龜亭於吉原亦鵬
也勢以異鳩故直就焦土而假葦而容亦盛往然而
蜩也鳩也或以為好異乃笑曰矣特此而假為吁是

與迂儒或議國之大政同一轍大人所為小人固不
知也北冥而解遊為野馬也塵埃也雖繁難昌於鵬
其何聞大文亭亦鵬可謂大字不虛乃二館假本
所也猪牙依舊味待乳山雁声此常落日本堤豪客
原厭紛雜名姝怕說塵埃主客相得如水如魚風月
情知有寂寥中了兒也離妓也何爭會其趣一向羨
他皆許不平共倚樓欄南望指點一小妓道那一方
燭光燒天果是假館鬧熱可知他為知寂寥至斯昨
夜殘更睡偶醒遠々聞得狸鼓腹声遂不睡忍便至
明一了兒道喜助丈言今度假宅尤繁昌住吉踊狙

演戲太神樂角平獅子其他百色往回呈伎朝際晚
豈不羨哉不但此開帳佛來葬禮人往鞍馬走槍戟
過兇輩何不合一年為此田舍住歎々說痴時更欲
闌月落天黑小塚原頭犬吠聲信々遠聞

畫嶋

一名金龜
在相州

我且問汝畫嶋去江戶十四里記中有何
關係曰夫有非常人而有非常事有非常
事而有非常筆勢不得不然也原來假館
者非常繁昌今轉非常筆勢亦不得不及
非常地客亦非常豪客妓亦非常名妓然

而畫嶋固非常勝地非常客而乘非常機
勢非常妓而為非常遊豈不一大非常哉
請亦非常視之勿復論非常嗚呼繁昌波
及四海何限然而獨畫茲畫嶋亦非常筆
之波及偶然勢爾

島距瀨可一里周廻數里形圓頂平拔波不甚高削
崑不甚險瀨而望之譬如一大龜仰潮然金龜之號
蓋取諸此島之南天万里一波杳無際涯風帆出雲
釣艇沒烟輕鷗逐波乍低乍高東峰西巒如屏如障
婉々舒翠疊々攢黛遠者淡而若逃近者濃而若媚

鳥嶼點綴或歌或側，富峰突兀擎雪於翠縹之西，雪
光螺色上下交射，東瀕則所謂七里濱也。白沙平布，
皎如展素，潮之呼吸澆雪，刷霜人之往來點墨，滴粉，
真一大活幅，畫鳴之為畫，豈虛也哉？遊客賽島一葦，
直達如遇潮退，履沙可走，鳴口屠沽，櫛比一酌可買，
石徑曲折，幽樹疎密，行數百步而仰，樓門宮殿布置，
金揮碧射，天女廟壯麗，使人為遊歷樓之想。據崑嶺
瀾瞰石怒，水渦龍出，鼉沒于峭絕壁下，膽寒毛豎，不
可久留，壯觀可知。下天女洞，怪崑繞洞，左右鬪鋒激
浪碎崑，前後噴珠，洞內暗黑，揚燭照步，爽氣挾霜，冷

液滴漿，人咸恐燭燼遙拜而出，為鳴之東邊漁蟹占
崑，人烟悽懼，步舟曝網，自為一小漁落，風光可愛，夫
向之與背，自然異景。山鳴望之，山若易位，海似改容，
向之舟去，今之舟來，西之雲流，東之雲疑，可謂活筆
畫則倒矣。

傳曰：開化六年四月某日，天驟陰，海暴鳴，怪雲流，墨
乾坤不辨，魔風捲雨，江海將覆，雷奔電掣，天樞折地
軸碎，閃電中看百千鬼神叱咤戮力，撈海抽崑，或負
或提，兼投相助，一夜間捏造箇畫，鳴豎雨霽，風收，彩
雲搖曳，琴音拂空，只看天女跨龍抱琴，和彩降鳴海。

濱人民伏，沙輝彩，婦依馮，仰莫弗起。大信心，爾來建
祠安神，威靈十載，今如一日。爰天保六年二月某日，
天氣殊美，風軟海貼，一位天女來降遊島，不復跨龍，
不復踏雲，卸副笄，脫襲衣，粧着並淡，真是蟬羽始蛻，
蝶翅猶濕。想天上亦學時世粧，妙姿不勝衣。徐々運
蓮步，不慣履土，烏堪踐沙。六武七武且止，且行方是
鳳雛未習飛，鶴脛移步遲。善男善女前導後押，從衛
照步相顧，相答。轎夫昇空輿，卸烟管，造殿於後，擇兒
走報。天女今復降，翁媪顫手，仰盃奠，人弗起信心，就
轎夫低聲道：不知來降之妃，神號何是？姊是妹屬我。

天女耶抑？女子子，婦掌去。夫笑道：非々前月吉原，惟
災假館未就，吾官便拉，呀親上頭遊，皆道：何呀從視
橫觀，猶是天女豪客，意氣揚々，金筒吹烟，火頭朝空，
撫腮道：好笑。

仙姝原來困踐沙，况涉險，或引或推，見扶而進，既已
蹇祠，幫間執帶，歌妓攬袂，姝乃掾，崑角俯幽宮，幫人

指着道：目下即龍宮，上頭試喚乙姬，隨即出現。俗謂龍女曰乙姬

姝道：浦島太郎豈由是行？俗傳昔太郎者，遊龍城。幫道：爾々安德蒂

亦海帝此而投下，桃太郎亦自此上忱。小說太郎征鬼島又指一方

道：那邊便是友盛所現靈之所，豪含笑，道：快太幽魂

恐襲遂下洞妓等喫畏初不甚欲入汝洞不知容幾萬金畢竟可畏者在此不在彼買炬照洞遂繞後步却前導道昔者仁田氏探富洞避逅拜天女遂直達此爾時天女跨龍弄琴聞那龍今尚現蟠琴音時有聞故意揮火照窈低々道若有所見若有所聞妓等小驚大怪屏息走出遂至前品課蚤探魚早看蚤女打筋斗兩股朝天坐髮倒海少間無信忽看瀾倒處抽頭嘆潮客顧兒道那是所謂人魚波瀾起伏看足看手若有所見早已挾教大石决明出

學校

謹按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者向直岐來師太子翌王仁來獻經典儒學始開文道爰行至繼體帝特徵五經博士大學之建蓋在斯際而大寶元年 文武帝幸學始行釋尊禮然未詳其所及及臻 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國學在下朱雀東鄉學蓋始於吉備公建太宰府學而弘仁中冬嗣公勸勸學院次行平公起學學院且 清和帝詔頒新修釋奠式于五畿七道則可知天下御學皆建而文教盛行世漸騷亂武威日張文道永弛射日之弓推歸武人倚馬之筆職之秋氏寺其地僧其人建

聖人起名儒林先生從出爲其人而其政奉其世而其教布
聖人繼生重道尊儒率由舊章爰開府
學初在上野元祿三年改卜今地立廟奉
分舍館書生地位廣大堂宇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
勵多士之心爾來歲時丁祭祇行選舉例課於是乎
列侯徇德競起學校世道歲明人心日新賢能駢進
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科舉不及民鉅儒應
世生或延爲王公師或聘爲侯門客泮水餘深滿我
鯁生文字爲生伊唔卒歲豈得非右文昭代化成教
澤所由也哉於戲

或云今學校戾古制而今釋奠違古禮愚竊謂禮從
宜使從俗斯道之行何必泥古制取便可禮取義可
今之不古豈獨我巳雖彼亦然乾隆詔云考古帝王
立學之制不同六經所載儒者之說亦復互異王者
惟當審其道之同不必強合其制之異此詔可證且
其三代邈矣今之論古安能知其果古古人論辟雍
毛氏言水旋邱如璧鄭氏言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
一則因自然之邱而引水環注一則因自然之水而
外東以圓隄濶時既然況今古之不古此亦一證但
愚鄙人未會國典所_在因疑吾後代養老尊賢之禮

未聞其何如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豈為飲食乎以孝悌之義存於此也吁

文運之王於今為盛人物之會古所未聞乃官學外儒門義塾林如叢如生徒薈萃雲似雨似四方負笈六十列之生童一都鼓篋七十子之學問坐中無仲尼回也皆如愚羣居混雜假宅也似割球也似一所義塾裏書生一數名或專考經義或好以文學或研子類或務該博有正音訓有鑿字義有構文有練詩各由性近精才勤成于思看大箇狂生机下畜一壺

酒翻書為下物碗幾碗如飲湯也似既而醉玉山將頹慷慨高歌々未畢忽望空呵道咄々天下第一等人品落魄曷若是世間最上乘奔逸飢寒奈至此驥將老檻痛無伯樂龍臥艸廬將軍不願見放碗忽笑拋書忽哭忽怒忽喜若傍無人然衆生不堪左叱右咤皆道這廝狂疾亦發曷弗懲之甚妨我熟思攪我默識利害不細罪案極大生若不聞引壺支頤切且道今日天氣好我將浴沂汝等螺輩欲扈從否舞雲詠歸不亦樂乎何必讀書而為學解公汝聽汝每言經義為任好々甚好却視汝所以口說經義躬欠經

行從我視汝若未嘗讀大學若未嘗讀中庸論孟會孟未嘗試言何如汝喻利汝餒氣汝欺已汝愧天豈不那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惡在經義為任聞汝送迎不用視書生如狗奈何如然送迎者人道也人道不辨謂儒可乎禮士不迎大夫為其谷已爾不知書生道義之尊孰稱汝儒又聞汝好為跌坐責人面前猶不戒夫跌坐則釋氏之法然已生日本雖僧猶戒况儒况士我哀汝等後來生而無脚夫子温良恭儉讓聖猶然汝何物思聖人之罪人也何儒々々聞汝近欲并謀使人車求緣橋木為脚方纒拜家老思

是鈎斗祿意所為汝曷不羞媚與媚寵並獲罪於天往役者義也見者不義也若快取論孟來經義所在我說喻汝且聞汝梳擺女弟子何等醜閨門不治曷談經義却是世間多中愚人猶拜汝等仰儒猶指汝稱經生我佞而不仁雖知受憎為道為世為愚為若欲鉗口得哉那文人々々汝動言文章々々文章其何物親玉都俗呼為首者謂親玉不云乎有餘力學文汝猶欠行焉得有餘學校規條云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呂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原委有叙汝則倒之豈不惑歟詩人々々汝死人古人言詩比文章又一塵汝

費思於塵，因胸中塵堆，飲酒為帚，掃愁不掃塵。若詩會者，酒會也。若酒會者，銖會也。何風流々々々子類先生，汝亦可謂勢控管攻墨討荀論。呂讓不可讓會不可會，却是無益。不如讀論語得一兩句，歷史家汝論歷代，歷々如見論。正統靡々可聽，然異方統論我何關係該博者，流我服於汝，莫弗識，但憐汝未識人，所以為人字義博，士汝鑿亦深，愚智為鑿也。聞汝亦有字說，可謂今王氏音訓大人，汝亦自今呼稱陸氏好古主人，汝好言宋板元板，汝曷不尊道而尊本，按板本行世起於周顯德年中，則宋板為古，古則古，然

雖古雖新，無損益於聖言賢語，嗚呼爾等學問無益於世道，僉用於人心，猶為何熟思，猶為何默識，妨之何害，愧之何罪，且不此而已，我更有所戒，穿耳謹聽，汝等近々所為，為我未知乎，觀花為詭，訪假取樂，花字則花不醉，墨田川花眠，花川戶花作詩，立證自然，不免粉氣，刮眼張臂，遂卒不禁坐睡，若曷魚懲若奈，不戒汝則蒙君恩，汝則依父慈，衣食之給，用度之費，一切取之於此，斯恩不戴，斯慈不肖，衣着書畫，典及書籍，治遊魚賴侮，及聖言挾假宅，細檢簿懷新內節，名新翻何等醜，何等愚，惡子矜桃達，經義所戒耶。

郭學步子書所嘲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嗚呼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茲訓言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幸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大笑々々猶有々々我昨假寐之夕偷
眼認得汝等相依取偶進膝密々撫手低々為語我
聽得餘野汕阿為古汀勢箇衣濃時欲字加并那是
不那時世毋較乎此所是塾小使無禮何至此夫國有
學家有塾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可不
慎而戒哉時聞刻漏八點闕黨童子惶忙來報先生
既臨趣早參講衆生一發挾書而起善睡

新梅園

園在墨水東隣白鬚祠幅員萬畝地形如環橫籬屏
內水繞其外土橋甚窄柴門殊卑入則豁然景寬自
覺趣別又過一門漸入佳境南面皆植梅槎枒林立
橫斜交枝據西起樓寂亭建榭連接延北並潔以待
遊客迤東引水水之遠近時七秋草開七秋草自出萬葉集 秋若
易蘭馨麥敗管花九七種
枯梗為幸牛水心種蓮水涯種花菖蒲澤名東交南雜木扶疎
衆草蔓蕪一年四時莫半日不花開而園主以梅為
第一生計煤花賣茶養子為諸乃梅之發遊人最多
戀香慕影清賞閑吟至晚而去比其飄零適遇墨水

櫻開園雖滌香客鳥波及水上春流園放牡丹姚黃
魏紫富貴逞相然富貴難保異乎梅苦操筭日而衰
于是乎人迹稍罕四面綠昏梅子始青幽禽占陰各
鳴得意所謂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清樾間薔薇沁紅
猶携餘春石榴夜合幽花續綻紫萼蒲墜白蓮花發
水清香潤金氣遂冷秋草吐紅錦織於雨繡卷於風
秋猶如春遊人復盛虫声悽咽露光嬋妍使人目爽
心淨凌霄翻雲桂香薰月蟬吟欲噉而菊正芳所謂
隱逸香色堪久不如牡丹易凋也菊枯天寒霜飛樹
紅拒霜茶梅補粧於梅未開間前主菊塢嘗言新開

迄今纔餘廿年花木之富繁昌至斯今園主平々庵
善繼樹業不墮花声卉木歲繁客鳥日昌予謂江戶
繁昌亦可以候焉

寒葩冷葉點雪綴珠巢父操烈飛燕肌清奇香遠飄
通信墨水妙枝逞影起思孤山一亭上人數箇湊頭
仰眉皆道妙々四時多花竟莫梅若僕本國亦這般
梅不為少然不屬民家委綦葦湯亦無所飲况茶况
酒况得觀那他美人翩翩花間有梅無酒俗了人有
酒無女不精神一箇道未々有女無錢猶欠精神今
日何嘉時候職事閒暇天氣美晴飲酒問梅遇梅喫

茶然後多少見這麗人因想起向所聞假館尤物僕
眼去彼眉來彼魂招僕魄挑十分有情百兩那情卿
等心下何如亦見所悅否一箇道有々固自然非我
悅之我為他所悅且卿前言有女無錢欠神未々如
僕則所到之處費皆辨於彼何苦無錢但恐損陰德
耳彼此紛譁頓喚梅花湯解醒醫渴

一席占座一駭坊丁一箇仰頭道雲々真雪玉々真
玉々而有香雪而不寒妙々八々汝聞汝為平京快
吐一句八笑道七々汝無學排諧爾非平京也排諧謂之
汝低言之外聞甚惡七道八汝聞乎裏坊貧乏寺社

能作作火下近頃每日烈風汝等用心八道汝冥言貧乏
儒者能作詩作詩儒者職分於我何用心何戒之七
道汝學者請問聞我坊名王善讀馬鹿國音鹿音歌馬鹿
亦可讀耶八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國歌謂之和歌
七道然乎如然此富本清本曲曲曲孰優未聞名主宣
名汝知乎名主馬鹿名何八道舍之外聞殊惡七道
何惡何管聞者一時之辱不聞未代之辱俗問丁道
墮理破興學問待明日且汝等今人雖作詩雖賦歌
安能踰古人觀觀梅談字所謂殺風汝等畢竟馬鹿
馬鹿

數箇書生花底借席出，行硯紙筆運思尋句，或埋首或支頤，手為了字，眉為八字，若睡若愁，若病若愚，一生道佳句拈得新奇思，驚汝等然風但以酷佳苦對，一生道好詩佳作自覺，李杜可攀，至宋明諸家遠不及，一生道弟作思，驪珠兄等勿復費工夫，各自競誇吟了數遍，喚羅濂堂建立聲一殿也，似馬鹿一席則和歌者流數輩亦相共鞭思，一人低声道叱，隣家唐人喧雜聾人，那亦日本人何如却學唐人字句綴巧，原來假物如何得調，二十八文惡得如我三十一字

二十八文三十一文並不足於百者遠以此貴思以此五軌謂之馬鹿實哉

一亭則能歌人家相依探句，一家低々道我十七字而足，曷用多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別語不忽覺輕風送香，送得別是一種妙香人々顧時首一位名姝微行問花，數了兒前後護香蓋，以其寓於近也姿白端麗，神思幽閑，有正冠之嚴，無嚙袖之陋，緩立花底，顧望自尊，恰是羅浮美人，忽然入趙氏夢，衆位喫驚呆得魂飛，却是如夢醒一般。

鉅公之淵，豪高之藪，佳園名莊，千百何限，花木之淵，泉石之藪，勝景清賞，四時莫乏，好梅者富於梅，愛菊者豐於菊，富於竹，豐於蓮，奇樹妙草，豐富極且如

梅園之富，權貴一舉半日，得之何待。廿年哉，然而鄙人不遊公卿之間，寒士不結富豪之交，以洛陽名園之筆，予非其人也。今日記斯小園，以為美觀，顧笑可記之園本無限，然所記之人自有分且。新梅園比之乎古梅莊，則為第二園。古梅莊古矣，而滿園與梅不取別水野梅也。官梅也，細梅綠萼千種，百色莫不具備，蒼蘚封身，粉鬚垂枝，臥龍橫地，鴛鴦踈瘦，老怪何所不有。何乎舍一記二，取新略古曰古園既已出，太平志也。

馬喰街客舍

日脚西吞人影，鬧忙婢向各房裏叫聲。晚膳已具，請各位就養，教客便一齊下樓。一字兒坐下，舉箸長幼固無序，羹飯豈有等。主人不備，實不告飽。時聞門前譁々雜々，看時看村婆十數，連臂來投。手中裹頭單衣，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看傖父數名，披雨衣戴晴笠，看僧侶幾位，負打包挾如意，看醫者行膝着筒着行李，早看婢奉盤請沃，搬行李收杖笠，着々泥鞋疊積堆山。新客坐定，已茶已烟已浴已飯，亭主出拜叩頭道：列官迎歲，万福遇春，千祥奉賀。々々賞裝照恙長塗無隔奉祝，々々貴臨照舊謝，々々得既人新感。

感客道主家多祥貴業益昌却是幾番火災厄難察
察然隨燬隨築新構愈華主道實如鈞旨丑年以還
五期三災加以凶飢實苦々々所仰天道不殺俗謂人
去秋一豐衣食纔保要亦出官等賜顧不棄豈堪謝
豈堪謝客道聞今春假宅殊極繁昌聞三巡在墨忘池
開帳數所淺草從繁兩國從昌想所見勝所聞主
道極繁極昌實如尊諭因聞拐子從蕃各官省之客
道諾々銘在心願是大都會之物如吾田舍賞之不
視主道冬早交春麥苗如何客道危福幸々前日一
兩天真雨珠主道年之順成實難得客臘大根福根

極貴比常三倍百不一補即今時疫流行病者並發瘡俗謂
瘡貴地亦然麼都下一體傳染家人輩數箇猶在尋
風藥醫奔走汲々百服藥十二婢報賓臨主納頭道火
間告暇請寬心安歇

一客跌坐按摩師從後拍有摩背摩有法拍有節客
道博士汝住甚處摩師道淺草近遠客道聞醫人出
身自非按摩下手大家不起得察々汝等辛苦師道
小可其實窮儒今為之出於不得已可客道如然堪
手可戴師道昂然彼舉於士此舉於市天將降大任
若心志勞筋骨固其所固其理且比他驚身五年我

賣手五十

按丁將通例五十錢

却是過分客道先生唐土亦有按

廣慶師道有々自古有之所謂導引即按廣孟子所

謂為長者折枝趙注以為按廣依予先生所觀按廣博

士始見階史按廣字亦貴不如今卑客道背己覺輕

先生及脚便把身側臥道今日賽青山京師清水觀音開快于長谷寺遠方

脚麻先生戴手請更火緊師道諾便偏袒極力按符以

欲不為左阻得哉客道先生想汝浪士籍係何藩蓋有舊主師道

有若無原來我先公之制人苟學問雖廢人并于公

今則不然百日說法屁一放屁一篇文章錢半文錢

學問誤人所以按廣亦可噫一客在傍道先生可惜汝

有學然無錢如我國主以好學故去年歸藩下車之

初百點國中學童我兒等數名並蒙選拔大恩賜月

俸差江戶就學要亦以我富豪有錢爾他其羅張童

不為不多然終不擢全緣無錢先生汝無錢而學如

何見擢亦汝過耳聞過而不改謂之過汝自今改之

不謀道而謀錢字也餒在其中有錢無類子亦在錢

上曰述者如斯夫謂子錢君子哉舍錢又何取自有

生民未未有盛於孔方夫子也師笑道諾々爾々因

思武王伐殷亦是虎賁三錢人取天下亦錢哉太甲

亦密通錢上於天子亦錢哉嗚呼錢々々小可自

今改之庶他時以錢生見稱

甲向乙道問動近日堀金話頭關係貴州果然麼乙道是々實然便出一紙公文示之甲受讀文云準擬上州河內郡本吉甲村農伊澤氏孫右衛門者係故結城晴朝家臣伊澤平大夫七世之孫而聞當初晴朝臨先遺命瘞黃金九億八万及重寶珍器其地實當伊澤氏園以故先是正德三年始請堀之為水所沮半途虧功次享保正年次天明三年次元文二年凡四鑿之並不畢功今乃次右衛門者以伊澤氏疏屬首募同志人等與共捐資戮力請繼前功因令地

方官點檢督之而其所計畫設蛇腹車輸水役徒一日七十名結課約百日為期如竣其功所獲黃金二分呈官一分納邑一分之四付伊澤氏餘盡歸於其人等手儻或不獲實覆如故毫勿傷其地且所算之費槩當四千金因先用其半交割立證在保正手餘從辨之少無遲滯證據覈實今凡其請地方吏民一體知之甲道今果出麼乙道事在我費足時分後未聞何消息甲道或出世間有益不出其地有澤丙西道知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此彼更妙乙道固陋未聞何出丙道不是別所市村戲場梅幸幾故出活

幽靈於懷，且人化為貓，後化為人，出機入機，又幻
又怪那優巧思，百今一人，春戲一番，鬧天驚地，今度
繁昌近年罕見，丁冷笑道：「那他是輕潔帥，不排優本
色，豈足為奇？徒弄機已，丙道世失本色，何獨責倡得
錢便足此為上手，丁道世不稱齊景，稱泊表，上手妙
人豈在錢？丙道汝村學不知時變，不會權宜，丁道我
固村學汝亦村學，汝知會權宜，今度一伴易，初不行
貸，我誠汝勿惜一文，破百錢，汝不聽，以是至此，遠走
府下長，煩公衙累彼累我，瓜時仍畏簡書，出於汝出
於汝，丁道胡亂休說，原談演戲，惹此識之，有理猶非

丙道理無二本爭，奈何非乙故意堆笑，道：「愚汝等愚，
豈不所謂常談？」都俗謂戲言出金出鬼，並好出豹，甚
惡相視，開笑乙道：「南蠻樓上，名河一酌洗惡，因走淺草，
趁假宅，何如？皆道好，一發出去。」

晝間寂寥，逆旅常凡，倦客五六，或困睡，或沈吟，或讀
書，或圍碁，以消白日，以遣無聊，借本兒至，放在數本
道：「這是八天傳，那是八笑人，並是新板客道，繁昌記
嗣刻否？」本兒道：「四篇已出，五篇續出，然那他漢字本
非我手物，客道何不為汝手物？」那猥雜大方，孰閱却
是醒睡，莫之如我待，以此醒天下之睡，兒道何謂天

下之睡客道當今太平閑暇無事公侯睡于邦大夫
睡于家儒睡於道佛睡於法下門犬睡于穴狸睡便
欲使之讀之絕倒醒睡忽看一客自外歸道不可思
議々々々々今日兩國觀脚伎真不可思議一女子
年紀廿上下顏色亦七八分初上場双脚平伸把紙
展卷屈得貼了遂挾剪刀進切自由自在全不異於
使手放剪絞成又把箴線施技觀者不覺其為脚遂
坐胡床弄箏按宮拂羽律悵調和伎進乎手聽者忘
足繁昌記初篇記脚伎作者言天下獨步何思天又
出此脚夫子云後生可畏真然々々聞那女臂短半

於人不足使用或然因知造化之妙無全廢無棄才
便是那脚無用却是有用亦猶繁昌一物如靜軒手
亦然短半於人却能馮昭代之繁昌未可必言無用
可憐哉一奇手一妙脚雖不為全廢並是天下廢人
以妙於脚曝羞世間以奇於手流醜天下惡々不
脚便飢其腹不動手便欠其米思所以繁昌記嗣出
客翻彼翻此道這也猥箇也雜想並出靜軒手居士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惡皆婦為自繁
昌記出來都下遇諸謔新本出或從言悉成予手知
識支予忠告且戒因取其本閱之意巧筆健並莫有

似我拙者然而聞此誣嗚呼身居下流而口給禦人
內自訟己有感於聖人之語焉顧有心之人可憐之
有眼之人可辨之然世間以有心有眼之人則我如
之何哉頃者觀名家評判記者亦新本也何思予名
亦併載在其中嗟夫何物狡兒把吾編號以外人置
之其次吾固豈得與名家諸先為伍乎且以其新本
改或恐世間無眼之人亦復疑予我豈欲與諸先為
伍哉且其選賤真儒遺實學褒贗儒擢虛名次非其
次評非其評蓋阿所好之為非公評也二三子莫錯
其人

麴街

麴街者西郭劇地東西如髮直貫郭門十在內三在
外合為十三街帛舖則有升亭之巨而食物則助綜
饒於鉄牡丹餅並稱名物彼猪鹿屠舖之源亦濫觴
于此三四街間六通八達繁會最劇平川祠在第三
街之南
平川天神者何亦管公靈廟也以祠在平川坊謂之
平川神去管公祠滿天下而其在江都最顯者曰龜
戶曰湯島曰何曰何百祠不啻公以生時能書俗俾
為書神學童禱請依焉乃每廟忌廿五日咸放棄而

賽所々在々參拜極繁況平川祠當劇街賽兒納頭
祈念道南無天神様々々請教兒手俗間謂筆進曰手上阿
爺言手如快上汝所望以賞十件也容百件也依果
然鼓也可得箇也可得資也飽果也飽奉依々々且
願月增廿五日年加正月正月祭恣意縱遊一日飛紙爲
一日衆竹馬一日放淺草一日觀兩國今日打陀螺
明日爭錐鑿朝羨蜻蛉夕弄金魚且噉所愛黑犬黑牙
白犬赤贏得勢猛更請兒近日拋石誤手某門
門監那斯執棒嚇兒伏其使那斯脚麻手軟不能復
執捧情願是望々々廟前神樂臺上祝打鼓一祝

鳴笛一巫女白衣緋裳右手揮鈴左手運紙前紙換柄祝家謂之幣
且揮且運一往一回圈豚而行神樂錢兩點手擲只
看一錢激過向那祝頂門上落將去祝念道願本月
牌落亦如此平川亦有十人會
西關以西水利欠便千運万漕唯馬是任以故新宿
抵關間馬往馬來馬嘶馬驚咤々叱々加以牛以車
又推又推又驅又驅向關輻湊而一半直驅入關一
半外而四散莊周曰万物一馬也予亦曰四谷一馬
也一馬一人一連十數甲叫乙應隅馬行談爲頭一
甲不顧高叫舍弟汝舍兄弟親疎口彼此通用能飲能食前夜婚禮不

倒者唯汝推知那一件亦健如我今休傾那一斗盃
後前後後忘却暈倒等死今休々々但酒中妙味爭忘
得平生只望醉中蓋棺且我今而就木想他多少義
男女大約十里四方奔喪遺奠因思我不求冥福死
後香奠無益乎我庶幾臨挽忽甦千奠一飲萬奠二
飲飲盡復死乙叫如然叟今晚快死弟則候甦奔奠
何如前夕初把一斗盃先連飲十盃次又揮四五盃
比少覺醉酌已無敵遂就盛饌十碗放飯十碗流啜
及殮那新田老婆害氣欲我因緊々盛得山似我亦
欲他驚倒勉强為氣忽崩五山乾々一粒不餘婆遂

呆了去既而歸家會遇鄰舍贈牡丹餅點心十塊方
始就眠甲叫咄々何等健食可知睡後一件亦十塊
我休矣那時半酣我以為味醉偶如厮一氣快通却
怪不送此响且竟屍邊重伸手摸之何思禪初未開
丙叫可憎那新六近年福益高不復照前日錢以尊
面金以使氣歩々不讓事々凌人前番亦犯次快矣
老爺一喝叱退那厮先人原來是紙不知何所馬骨
丁叫馬骨牛皮有錢則貴舍兄汝亦稼錢丙叫貨殖
有命我輩真與錢離敵戊叫前頭搶來々々須堅執
專快避歩休為向藩見責拽公家爭然從吏張威自

家心地以為公心，跨途乘人，視我如牛馬，不知民為重。重，文為貴，若次之。吾輩生賤，豈不尊貴？雖彼不呵我，固可避。胥吏愚頑，使貴失貴，心服不避，避亦非避也。我如辭稼穡，彼半粒何食？遇凶，遽駭逢飢，急戒卒生，不知農重。農是邦之本，得丘民為君，如何？牛馬視民，動言武士，必習何武？士々々々頃，一武人至，乃輿乃馬，又槍又劍，使人迎，使人導，衣袴美麗，容貳尊嚴，及來宿，陪話間，我故意試叩壁間字，考書詩，那主人不相識，耳他，却不知一字。客人不相識。顧左右言他，咄々何士人，癸叫大

槩是々多，一筆啓上已足，兵足食，食最在重，他曷輕我？我農決不讓，昔兵能勝，古否？且今士屈，金奴視農，君視商，商倨傲，由士屈商，今却奴視士人，况農乃我往酌，圍或方其食，言汝好來，食時燒香，下簾，忌良亦至，不省其屎出於己，不思其食生乎我，嗚呼屎之可貴，想一勺共之，夫子則可三嗅，必言如蘭，最後一人指挾龜頭，行弱繩々弱過不絕，如絲放聲歌，詞云：四谷新宿馬糞邊，燕子花開尤可憐，後邊有拊節者，不是別人馬放屁，連放有聲。

殿宇翼然秀于麴街北者市谷八幡祠是也祠據在
為位對市谷官門上有小戲場揚弓肆下則屠戶酒
肆雜比亦為一繁昌所丘面東南茶店連架教箇士
人眺望啜茶一人道按陽開陰闔自然之理地開東
南大都通邑皆然江都亦開於下坊東南是虛
通謂下坊闔於山手
南北高燥
通謂山手乃至神叢佛刹從寂寥如無三大藩之宏壯在龍
水三
薄妙法寺之繁昌山手之寂蓋不止此吾輩住山手
真個不幸一人笑道兄不幸却是幸使兄任下坊即
今假館桃李在近兄等行樂豈得終春茶姬挾口道
官等實幸且山手安心不似下坊患火豈唯此此

方新驛之盛與深川一樣館亦美玉亦美謂妓曰
玉通語風俗
家法一徇吉原可謂小北里假宅狹床豈如新宿廣
帳士道確論々々却想姬亦少艾定美胸亦定達姬
堆笑道如婆山王祭礼麴街出象時候人等自意不
妖却為怪士道姬汝翁尚在乎姬道猶存猶健去年
己出米符俗間人至八十八必頒
壽符謂之米符今年又得曾孫婆奔於翁當
田沼公盛時士拊手道果然々々我前言汝少艾定
達姬哈哈笑道亦偶然爾嗣後朝政革弊侈靡一掃
爾時如官等士人劍皆跨長褐皆穿短朝讀五經夕
講七谷士顰眉道好々休說古風漸請問汝夫婦並

壽並健必定養生有主。樞道古。呀謂伐性之斧。新發而知新語可想

華發時分風俗嗜欲之節為第一義。士道確論想然。但汝等絕

欲。幾年時分。樞道七十以來。此道全絕。士皆笑道。謹

奉誨。

角乘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蓋為巽順得安之象。如角乘則不然。得角居危。乘木特危。來之坎々。可謂動乎險中。伎極危險。然未曾見其患。左股折。右肱呀。謂厲而无咎者。一面水戲場。忽者鉤出。一材木伎丁突如着。履乘木操棹。撐出。遂用履齒。轉轉材角。轉々。幹得揚。

波連如往。謂陽波來。謂陰波。陰陽大往。小來。材

木則直方人。後凶則波能復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既

而豎。梯子于木上。一浮一沈。隨水上下。其象似船建

橈。丁便上行。自吉升階履之。錯然。觀者惕若。棟方欲

撓。遂晉其角。把身平伏。腹與角垢。則四足並開。可謂

揚于王庭。豈不高尚其車乎。元龍有悔。碩果不食。旋

闔足而直立。為四顧額手。為遠望之狀。虎視眈々。鬚

不困于株木。乃降一階。手足復開。變作大字之形。大

字之義亦大也哉。又復伏翻身。顛趾象曰。金魚倒尾。却履校。滅趾。遂拋身於前。恰是旌旗靡風。可謂豐其

沛忽反身倒乎後取謂顛顛有隕自天真是初登干
天後入下地其他數伎或扛大石或舁肩輿益奇益
危今其鳴於都下不止雷震百里觀者自八卦來
世漸窮奇人漸好奇奇伎淫巧追時是極自來所以
最奇出也雖然乎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三綱焉
絕五常易變况乎當今古無比之盛世雖不無奇變
追時斯道也者則常存焉今秋七月十五日延福寺
女山本代報不共之仇是便斯道不磨目前之現證
小伎之奇世雖窮為人雖好為易害斯道要繁昌之
奇觀亦可以觀盛代之餘變獨異近年地震流至今

茲亦以六月廿五日大震越廿七日詰旦又震午後
復震翌廿八夜又震聞輿列殊甚其占蓋為陰盛乎
下豈女不為女臣不為臣之所致邪方今無此事然
有此變思亦堯水湯旱天道不可得而測也敬之而
已戒之而大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誠意正心者致之
之功夫學問舍之又何然而觀世之書生一切局文
字間此心欠此功夫證古之學辭賦之業雖勤雖巧
奇變之小伎何辨焉奇變作行角乘為伍害斯道者
不無矣豈謂之盛代之餘變可乎噫

好々

行商百色追時出奇雖物不異然異樣則占贏繫昌
世間之勢然都下今日有鬻炒豆者其人張晴傘踏
兩屐一口唯叫好々我以好々賣人以好々買好々
好々街間一日莫不聞好々之聲昔者司馬氏聞死
稱好其心豈一死生欲因思今斯商叫好蓋亦一
非意所有便教人忘是非爭買妙也哉好々嗚呼居
士亦是筆商耳出奇唯求占贏唯欲贏意之運奇筆
之激觸人者想不無矣寄言世間讀者庶幾司馬氏
為心聞焉亦稱好々爭買

